

攻

地

集



一九

次媿集卷七十一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
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
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
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于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

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蔽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于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尚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旣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
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
嘗誦而悲之醉臥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
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
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迨事徽皇遂以爲相業之
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

于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纖悉見于此藁尚可掩乎
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旣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
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
敗國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
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應
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
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

瑤璃瓶貯藕花小龜緣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
蛇橫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
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
矣大率事不深攷又不謹于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
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
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洎巖壑跋語爲之醒然且知姚
之爲誤也是僧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
鬼物俯聽于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與薛公期駕部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
寒餻粥香最爲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公爲之壻稱其
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勝晚乃得脫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文章習
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戲答曰吾寧盡

此生筆視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尙未晚也其用志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胸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歿紫微公以爲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雞雖欲爲木雞可乎悲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與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于度外者過矣

王荆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爲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于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

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竝
陳梁甫能書甫恨逋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
國善書者不能及舊本自張子竝以下六句間空七
字今據三國吳志趙達傳末注文填
補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
真蹟決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

一行書一
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

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
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
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
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
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
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聲迹尙未
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爲僚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

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僞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河東拳錄其遺事以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于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 關 敕牒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于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人無異詞爲官擇人要

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寶錄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寢疎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于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燒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薈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

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
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
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義翼行狀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
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
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微
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凜然如生
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閻丘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
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
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于朝而骯髒不偶
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于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
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
愛君之意又見于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蘄州史君淳
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巖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聲安能污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為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傅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嚙有遺元珠之態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衒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良久何

功如集
卷三
九
吳鼎雲校
止口張不喙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攷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謨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蓋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爲佳傳

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據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唐高祖蓄憤于北狄太宗銳意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旣平盪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

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卽
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輿亦奇
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鑰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
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
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
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
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攷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

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
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
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
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
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竝驅睇盼相語以爲

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爲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興寄高遠尙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鑰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

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
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
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
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
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
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

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
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
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
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啟自以黃庭爲逸少有
名之迹若遂以爲興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于前璨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興誤墨成蠅子敬爲烏駮犉牛高道興墜筆亦成畫彼皆工于畫者坡乃以遊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讓攝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攷其所自竊攷此卷前曰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旣差卞君攝長史故爲

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
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
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
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
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
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
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
直或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易
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

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
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
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于兵火煨燼之中是
可寶也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察孝叔名述神宗初
爲侍御史知雜事王

安石始參知政事述疏論權數不足任云云
最爲切直宋史本傳失載尙見東都事略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
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
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

吳鼎雲校

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爲觀戒雜端
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天冶專取古之美女以爲況此
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
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
季所居歸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

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
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
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
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茜之賜豈復有關
于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
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攷之五代史吳越
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諸

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實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徧攷亦有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

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卽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卽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簡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爲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輦右丞曰立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

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瓘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于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于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敘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爲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

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攜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爲守屯田字君績爲倅與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旣假而錄之光祖又攜此一帖及二刺字來攷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爲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旣歸蘇氏此尤當

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道贍
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耘元帥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
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僚并前宰
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為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
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
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
必不誣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

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
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
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
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
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
以為可信者併哀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
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董氏之家寶
也

跋魏忠壯侯勝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
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
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鎗石具裝明光甲
胄日射如黃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
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雉堞飛騎
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旣捷忽回騎
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于此或擊吾背也已
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
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

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爲敵衆
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衆被圍
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
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
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
爲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強兵坐而觀
者稍出數十百騎爲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爲之
三喟子孫多壯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于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尙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長短人

脈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爲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于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爲真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攜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

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爲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漑手錄之蘄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欲于治所大書鈔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漑所錄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爲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爲可傳也

攻媿集卷七十一

攻媿集卷七十二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乙覽是書撫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尤有劔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薊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爲鍾無傳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鱸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卻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蒧叔仲會容蒧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

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
聖王吉巖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
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
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
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
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
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
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
光武列于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

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證其事茲閱張次功所編蜀
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
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趙季
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都震恐昶怒
斬于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衆以禦
周師九月戰于唐倉監軍王巒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

保青泥閩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
 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
 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
 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
 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
 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鑰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書問
 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

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謁龐
 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
 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慙無楊惲
 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漕
 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為之地師是日
 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
 鑰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

封一日聞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
故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
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卽
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于
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
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雪水
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
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于
兵燬僅存二十四峯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

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
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鷗字三絕漪漣齋一首皆
不見于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絕唱也澤卿
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
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
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爲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于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于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清之爲倅亟以其詩文爲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爲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

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旣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忘素不長于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爲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

爲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尚
何他求爲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

武仲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于宣和
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
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
敵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爲刑部吏部尚書高宗欲柄
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
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意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

爲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
歎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蓋宣和末年也又
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
至是尤可信矣

跋號國夫人曉妝圖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汗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
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
號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

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于五臺普賢示現于大峩光景殊勝大略相
 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
 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
 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
 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
 今不打這鼓笛為報禪師莫放光尤為禪林稱誦使石
 湖再登大峩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
 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為著驗此卷脫去白
 字遂為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為二
 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
 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
 絕筆也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宣

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爲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斯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見郎之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旣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

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傳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
茲為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
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
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
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
也夢良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撫仕當未艾若御民一
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靳廉直

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諱諒友
繁昌諱鞏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玉云于頓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
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省于在襄陽傲上
虐下號為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
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
安能深錐痛割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為方外

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湊處非
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嘗疑之唐
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
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
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
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
序中謂出于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

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纔一見而筌及
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
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
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
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于
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
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案此句似有脫
誤而彼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
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爲之耶抑高真薈粹而成此經

耶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于觀中遂
爲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爲慈谿
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
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
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
惟此真蹟尤爲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
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
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跂及亦安得此目力耶
然二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

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漳細書臨摹于後尙存舊本
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
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未能也
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
勝處爲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
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
士王君愚叟訪余于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

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
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
步慨然爲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棊與琴詩有佳語又
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畫久
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
曰頃丞金壇得于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
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藁授之遂爲蘇氏

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
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于
版行者因併爲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
罷政而出爲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譜
攷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卽位三月公得亳社故
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
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說
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
之神宗也其爲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

所著年月公薨于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于
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
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
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
未能對遂推案持挺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
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
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

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爲過觀此家問可
信不誣亦是亳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山令君猶能守
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真之學宮真桐木
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儀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
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爲僚同寓
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
傳之又言爲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邃于易元

案元謂揚

雄所作者宋時避廟諱改書今仍之後同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卽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說因略爲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謂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澧陽郡博士張子宓虛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姓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真有淵

源而總序則檢詳爲縣令時所爲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著述衍翼元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盡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爲溫公之筆學潛虛爲心學

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之則衍總序而爲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以爲出于已而沒德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虛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土分王于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

詳爲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及其兄漢章倬爲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寔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鑰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沒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于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于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

珍妙集 卷三 三何循校
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之詞自爾當不
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甌三顆不妨
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爲書其後以
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
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
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子彥等寫也在嵩

山經藏院叔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爲
可寶又足以攷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
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
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
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
爲可珍詳視印章蓋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
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爲橫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
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響一而
猿亦有二響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旣非其親書疑別爲
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響亦鹿也龍
眠爲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本
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爲長鬣捕蛇翁亦欠朴
蠢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

含章

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
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于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
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謬爲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
手澤蓋爲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
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攜石本示公且

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達二經元祐諸名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攻媿集卷七十二

攻媿集卷七十三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蓮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芡生菱鳧茈之屬一一如生祥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加閱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于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甫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鑰老矣習氣未除頗爲是正一二目昏成嬾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彙括有條

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贍于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甫
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爲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
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共甫祖其餘
論鑰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騮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
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
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
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爲江都

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騮
金石錄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此
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
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
未嘗爲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
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大人哉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洛
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
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鬪蓋征世充時黑
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爲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

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俶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于位而俶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俶爲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俶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剽損也更當攷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劇上顯于慶歷嘗出居庸關

口伐戎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于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爲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

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百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攷爲正尚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

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礪李舍人若拙梁司諫灝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真宗諒闇遂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寔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

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竝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鑰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燬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榜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錄雖印爲大編而與

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榜東坡兄弟小錄與焦榜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外若韻脚明主空一字案此下有脫落字句詩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竝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日建寧軍一日建州書事

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榜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榜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

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爲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何榜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爲盛事劉燧子岳父溫容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榜高輔國會祖季興祖從誨俱爲南平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呂蒙休三代俱贈師傅

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
從爲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
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
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
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摹
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漑臨寫藏于
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

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
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
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
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丘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
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
尤爲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
爲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輩淪落旣盡而師亦
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爲書之師老于
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

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歎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

不侔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法家者流山東水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

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爲一軍官買去析爲檜幹矣此詞惟曾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麈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旣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爲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爲少公二子适遜之婦觀此祭穎州之

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間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穎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宀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宀从辛字才叔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鷓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纔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旣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爾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爲及此約之幼子直義以真蹟見示爲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僭耳及

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卽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簡率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毘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潁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潁州之先自浦城徙宛丘嘗敘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爲龍圖友壻且居于陳嘗爲

潁州作友于泉記故敘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卽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鷗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風氣

祭潁州文故潁州使君同年黃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終焉玉雪集身爲玉雪○不緩不捩集不緝○與義降升集與道○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墨妙亭記以爲吳興新集集無以字○余以事至吳興集至湖○乃爲差久集猶爲差久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困○袖有投虛手集手
作刀

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聞凶哭朋
友集聞哀苦朋友

張浮休詩常憶之官頴上時集作憶昔○著靴騎馬
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
耶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右不著
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為王羲之書石在永興歐陽
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
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
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
□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予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筆畫能
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
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

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攷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爲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

中紋作文豔作疊煖作暖祇作但皆可通確以鯨爲象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豈自道耶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請郡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郃始知其爲孫氏按

四明題名記云孫邵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
卽其故宅載于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
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邵之作也
又不知孫氏爲守者爲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
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歷中王周以司封郎
中爲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鑰先祖少師爲鄉郡兩任涉
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晝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
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
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爲鄉守者

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
罹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
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荆公在鄞時
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
實在敝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
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旣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
姑誦所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
召歸將有西鄙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

以是知亦嘗居于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

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圓仲方李知幾石爲學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寘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于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

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
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
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
懼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
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于言或以屬兄爲之文
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
良及茲重離竝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
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竝受丕丕基
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于我家虛我主器

惟御事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
某等有服在百僚惟我儲君旣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
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
戾于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今日月有時惟是窳窳之事
所以奉神靈于幽宮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茲
雖多用盤誥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爲之皆廢
尋爲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亞堅持規
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甘昇
怙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囿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

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壘令撰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况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今輕改社稷

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穩便欲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撰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考試婺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胡予以才而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耶娶鄭氏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澧于民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日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

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
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鑰曰我欲手
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
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尚如此甥壻盛箕號
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久
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惜君又效之耶
坐客赧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
十人兄一日忽私謂鑰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
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

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
冷晚得官而有子琛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
此鑰少兄四歲愛撫訓獎過于同氣其卒于婺也往爲
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潢此卷
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顧其少作與場
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
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
幾鑰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
于詳鑰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于是年

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于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菴于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于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滌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

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真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

之祖穎也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既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旣簡外祖汪公所記鑰實知之時諸父多仕于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倅卞公養直園

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攷也鑰昔聞之臘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邑洎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溫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鑰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于台之仙居旣破樂清又攻其東

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
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盜區蹂
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
魔寇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
者如織恐賊徒雜于衆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
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
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
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候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
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闔境獨全明

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
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旣平改睦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
爲嵯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鑰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
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敘所聞
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
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于谿一日試同仲兄
步至谿澗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

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
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
機汲記罄牙難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
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鈴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
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錄賓客所記又命工
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儻獻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
能算以達于正堂但得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谿者
大有間矣外而公廚及公帑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
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倣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案原目此首後有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跋清閔居士臨修禊序二首

今並佚其文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
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
云梅梢青子大于錢慙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
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
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
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爲人所

許遂貶宜州記文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攻媿集卷七十三

沙門島以得登州索寒衣文知安為慰一孫不育女又產死自言今年艱困尤甚亦惟曰安心俟命而已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此帖可以興起矣

攻媿集卷七十四

此卷當宋本卷第七十二宋本闕首三葉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前尚有跋文四行補錄在右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

案原目此首前有跋五諫帖一首今佚其文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于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

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爲進身計伯父義概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鑰實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侖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

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幡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幡事攷其家譜子孫爲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爲誰司空之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年不

及五十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爲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閱王子淵張脩劉淑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于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為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

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與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尙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

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鑰少隨侍溧陽
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
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逆境固不可堪
若縱意于聲色之娛為計似疎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
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
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
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
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為伯
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為道州

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
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
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鑰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
不苟也感愴疇昔謹為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
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

昆

呂芸閣

大臨

蘇後湖

岸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卻近李西

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尚有餘習耶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 醉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遊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為今佳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耶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為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為執政矣神宗亦曰能為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為部使者攜一琴一龜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南陽為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

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滄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

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于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東萊爲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爲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爲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迨天台贅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

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灣山 王侍御 伯岸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灣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顏亮旣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故倡疇之類如此周公之詩二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

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某鑰少時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刻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爲守與敘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爲高麗使屬畫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穉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濡毫漱墨成于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壻狀其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之書也黃秘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

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校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秘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惡糸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為未盡蓋所謂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為楊字殆未攷爾州書惡三字皆在糸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小豈秘書卻未攷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鑿

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于蔡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鑰書其後亦預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為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貴爲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
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
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
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
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
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
俞皆爲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
與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

表妹壻新彭澤趙丞晦之師恍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
鑰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
至謹既于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爲晦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明六
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
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爲大字以便
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
旨開警迷懵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
 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為之注者
 皆自入館後詩纔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
 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
 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
 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
 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

知為誰氏作後閱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為崇慶坊
 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
 堂不壞君家世世為好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
 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為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
 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為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為東宮三少隆
 興元年從子浩為參知政事未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為右丞相其後位極人
 臣生為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勲名富貴康寧壽
 考為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為吾鄉衣冠盛事
 四方搢紳亦莫不歆艷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
 于於八行之一人又遡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
 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為冀國夫人太師文
 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敘致
 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其鑰

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于於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
 于故書中始知于於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
 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子之大父少師為鄉郡時所作
 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兵虜燬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
 紙不存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
 肖孫不敢為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
 人在此而余獨以為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
 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
 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

方爲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卽夫人之曾孫也
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卽文惠王之舊
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谷後名溥終湖
州通判若樸名源爲曹娥監場涓以刪定官爲南康軍
簽判浚爲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
大爲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
遠方爲起居郎彌堅方爲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
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賢關以賞延登廡仕者未易
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

于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于今已
爲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于世使
爲善者知勸他日有秉彤史之筆爲列女傳者當以夫
人爲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
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爲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于
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
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
福今夫寓物于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
身獲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

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鑰不佞于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爲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之上者如何子益勉

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內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礪村所居名孝順里及其親冢尚可識鹿峰虎峰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于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于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于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婺實吾宗之故里也旣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詩帖

闡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徹饌避正殿一夕微
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爲副樞獻詩前四句
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
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
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爲秘書郎是時事旣相類
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爲尚書雖
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爲郡守
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

已見于此詩伏讀爲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示余以巨軸曰此曾
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箱中
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
曾大父于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
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
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
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尚書爲之文紹興三

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
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
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
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
髮已種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爲先君握其髮曰未
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
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
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
命也耶滁州旣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爲善士之勸

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變時鄉之寒
士襍被附舟日爲食客又濟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
學彥思仍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
之一聞項之警欬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
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逡巡旣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遽白
公以爲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
之慶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債不可數計王氏之
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
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
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
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
丞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爲公
以大義諭殿帥郭杲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
念俟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
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
矣鑰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于公相

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
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
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鑰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
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
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
卒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
 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
 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
 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
 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
 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為
 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
 安定郡夫人季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
 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
 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
 蠱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卽以家事付之
 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
 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兵禍
 最酷遠如昌國顯顯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高宗南

巡永嘉奉川爲孔道敵勢方張承平旣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洎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竄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椎牛醞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卽撫定軍聲旣振寇望風而卻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閎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貲產雖寢不

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學得官亦轉爲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于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今爲上舍生諸弟與其羣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歆艷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鑰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躓者非一鑰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俴然無所

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
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爲忽一士人攘臂曰毋
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
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嘗慶
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歡以此爲
歉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于有司不可脫也卽
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
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
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爲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尙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
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
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
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
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宣取于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
以前射一豕而上生于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摹一
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旣引滿而箭
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攻媿集

卷七十四

三何循校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攻媿集卷七十四

書